

紀念中國近代音樂之父

蕭友梅先生

李士釗

蕭友梅先生字雪朋，又字思鶴，民國紀元前二十七年（公元一八八四年）一月七日生於廣東香山縣（即今中山縣），幼時隨父在澳門讀居十年，因常聽隣居葡萄牙人演奏音樂而對音樂的學習發生極大的興趣。十六歲（一八九九年）轉入廣州時敏學堂，十八歲（一九〇一年）赴日本留學，入東京高等師範附屬中學，並在東京音樂學校選修鋼琴及唱歌，曾得聲樂科畢業證書，中學畢業後，繼進法政大學之高等預科，旋又考取廣東省官費留學生，一九〇六年入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哲學科習教育，並仍在東京音樂學校修鋼琴，時國父孫中山先生遁跡日本，先生與其起居，嘗與研商革命大計及進行方略，毅然加入同盟會，一九〇九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科。一九一〇年應留學生畢業考試，得文科舉人學位。一九一一年中華民國成立任大總統府祕書，同年五月改任廣東教育司科長，後由北京教

育部派往德國留學，入萊比錫國立音樂院 (Leipzig Conservatory) 理論作曲科專攻理論作曲，並在萊比錫大學哲學科習教育，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得哲學博士學位，繼又轉入柏林大學及私立星氏音樂院研究，時歐戰正酣，道途阻塞，延至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始返國，除在北京教育部任職外，並在北京大學創辦音樂傳習所，先後任北京國立女子高等師範及國立女子大學音樂科主任、國立藝術專門學校音樂系主任，及國立北京大學講師等教職，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二千六百元的經費二十二個學生，開創中國歷史上音樂學校的濫觴，——上海國立音樂院——先是蔡元培先生兼院長，先生任教授兼教務主任，嗣以蔡先生事忙，乃特聘先生代理院長，十七年九月大學院正式聘先生為院長，十八年八月國立音樂院改組為國立音樂專科學校，仍由先生任院長，迄至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先生病逝上海，音專爲敵僞接收改組爲上海音樂學院時止，先生長校共十四年又二月。先生生前對音樂教育之提倡不遺餘力，目前支撐並推動全中國音樂教育的機關學校負責人，如國立音樂院院長吳伯超，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校長戴梓倫，陸軍軍樂學校教育長洪潘，國立社會教育學院音樂組主任劉雪厂，國立中央大學音樂組教授胡然，教育部中華交響樂樂團指揮林聲翁，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主任賀綠汀，國立湖北師範學院音樂系主任管喻宜萱，安徽省立教育學院音樂系主任李俊昌以及全國各音樂學校的教授，各大學音樂系的教授，十分之八九都出自蕭先生的門牆，或間接承受過蕭先生之教澤。先生生前爲主張抗戰最烈的一個，雖然與汪逆精衛諸巨奸均係故知，汪逆袍笏登場後，數次勸駕與之合作，並以教育部長之位相餌，先生非但不爲所動，反以大義相責，堅不與敵奸合流，太平洋戰爭起後上海全部淪敵，卒以痼疾兼以窮困死於上海紅十字會醫院，卜葬滬西虹橋公墓。因先生一生廉介不苟，以致身後蕭條幾乎無以爲葬，聞者莫不感嘆先生的高風亮節。先生以五十七歲歿世，遺妻戚粹真女士，已於民國三十四年謝

世，遺孤二，長男年已十二歲，次女九歲，此一雙孤兒怙恃無依良可哀也。去秋上海音專在重慶復校後，校友會即有創設「蕭友梅獎學金」之議，此輩遺孤尤應爲蕭先生之門人所共同設法教養，以繼承先生未竟遺志。先生著述甚豐，已出版之遺著有「普通樂學」、「和聲學」、「曲體學」、「春江花月夜」、「霓裳羽衣舞曲」、「鋼琴教科書」、「風琴教科書」、「小提琴教科書」，及德文之「中國古代樂器考」，與易韋齋先生合著之「楊花」、「今樂初集」、「新學制唱歌教科書」、「悼孫中山」等。以上均係商務印書館出版。另有短篇音樂專門研究論著等，則散見北京出版之「音樂雜誌」、「新音潮」及上海出版的「國立音樂院院刊」以及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校刊「樂藝季刊」，「音」半月刊及中國樂藝社出版的「音樂雜誌」。江西音樂教育推行委員會出版之「音樂教育」月刊及上海音專出版之「林鐘」雜誌等，另外有正中書局出版之「音樂家的故事」一種。先生畢生致力音樂教育事業，已爲中國近代音樂教育事業開闢出一條大路，並已普爲佈種，前歲劉雪厂賀綠汀二學長爲先生作傳記時，曾推崇先生爲「中國新音樂的裨

蚊子和臭蟲 馬伯力

白天
你看不見他
惟有黑夜
才是他們的天下

蚊子說
——我是從天空飛來的
臭蟲也不甘示弱
——我是從地下鑽出來的

他們誇耀
他們競爭
向着疲倦的
沉在睡夢中的人們
進攻

用貪婪的
鋼針般的嘴
刺進去
刺進去
——這有什麼顧忌？
沒有他們的血肉
就沒有我們的法律

白天
你看不見他
惟有黑夜
才是他們的天下

姆」，殊非過譽。然吾人以爲後人尊稱先生爲「中國近代音樂之父」，或覺更爲恰切。永安福建音專前曾以新建大樓題名「友梅樓」以紀念先生的功績。重慶國立音樂院在先生二週年忌辰時曾於青木關關口山上建立「友梅林」木坊一座，並植樹五千株，以紀念先生對後學子弟栽培教誨的功業。期能長年茂盛庇蔽後世，並以勗勉後人努力向學的志向。曾請先生的老友楊仲子先生題額，因爲楊蕭二先生同

爲中國近代提倡音樂教育最著成效之先進也。今蕭先生逝世已五年，其手創的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已經光復，我提議上海音專的師生校友們應集資爲先生塑鑄銅像於上海市中心區之音專學校內，並將先生遺柩移葬於校園中，以紀念先生不朽的事功並激勵後人的向上勵志。因爲中國音樂園地中的一草一木一果一花甚至音專校中一磚一石一琴一書，莫不爲先生慘淡經營的心血所締造而來的。